



复員转业軍人生产故事之五

我是个战士

吉林軍区政治部編

吉林人民出版社

我是個战士

中国人民解放军
吉林军区政治部編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58·长春

內 容 簡 介

革命殘廢軍人徐炳學是朝鮮族。1950年美帝發動侵略朝鮮戰爭後，他參加了中國人民志願軍。在一次戰役中，他為了掩護戰友脫險而右臂負傷，成了殘廢。

徐炳學帶着兩枚軍功章，復員來到延吉縣船口村。在農業戰線上徐炳學保持了人民戰士的本色，他起早貪黑的揀糞、積肥、砍柴，並領導青年生產隊創造了單位面積的高產記錄。

由於他刻苦勤懇的勞動，幾次被評為農業勞動模範。

書中比較細緻地寫出了徐炳學的成长。此書可以作為思想教育讀物；也可以作為通俗文藝讀物。

我是個戰士

中國人民解放軍吉林軍區政治部 編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長春市北京大街) 吉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號

長春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吉林省分店發行

開本：787×1092 $\frac{1}{2}$ 印張：1 字數：14,000 印數：5,000冊

1958年7月第1版 1958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T10091·157

定價(5)：0.09元

前 記

这个小册子，是在吉林省轉業复員軍人代表會議之后編写的。我們編写它的目的，一則是為了讓人們更多地了解复員軍人的斗争生活；二則是通过介紹农業生产战綫上一部分优秀的复員軍人的事迹，鼓励全体轉業复員軍人同志在祖国工农業生产的大躍进中，發揮更大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这个小册子里所写的，不仅实有其人，而且确有其事。为了使它尽可能生动、活潑些，我們在部分細节上，多少作了些文学性的描写。我們尽量地注意到了它的通俗性，以便使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和战士都能看懂。但由于編写時間倉促，特別是我們的水平有限，料想它很难使讀者滿意，希望同志們在讀过之后，發現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能够及时提出指正。

我是個战士

——革命殘废軍人徐炳学的故事

爸爸死了以后

1943年冬天，北風吹得窗紙刷刷直响，窗中間的小玻璃上結着厚厚的霜花，被烟薰得黑漆漆的屋子，这时显得更陰暗了。

徐炳学的爸爸躺在冰涼的炕上，喘气細的象游絲一样。他是个老实人，拚命似的苦干了一輩子，临了只留下一个和他一起吃了十五年苦的老婆和三个餓得瞪着大眼睛的孩子。最大的孩子徐炳学也不过剛滿十三岁，身子單薄，象田里哄鳥雀的稻草人。他用發直的眼睛看着老婆、孩子。他知道自己病的不行了，可是丢下的娘几个怎么过呢？兩滴泪水流在又黑又乾巴的臉上。

“炳学，听你媽的話……”話还没說完就嚥气了。

家庭生活的担子落到十三岁的徐炳学身上。十三岁正是上学念书的年齡啊！可是穷人有什么办法呢？徐炳学

眼巴巴地瞅着鄰家孩子背书包上学，自己得走另一条路。

听说園們铁路局要招杂工，徐炳学急忙跑到車站找日本工头山田。

“收下我吧，我什么都能干！”徐炳学向山田說。

“哈哈！朝鮮小鬼头，火車一吼就把你吓死了！滾吧，滾！”山田是管杂工的，他吃飽了飯沒事干，正在太陽底下溜来溜去消化食儿，看着徐炳学又瘦又小的样子，便象驢似地吼叫起来。

“收下吧，我什么都能干！”徐炳学怎么能輕易就回去呢，媽媽、妹妹、小弟弟已經好几天沒吃飽飯了，光靠媽媽給人家縫縫洗洗，日子是过不下去呀！

“滾，滾！”山田煩了，象瘋狗似的撲过去，將徐炳学推得往后退了好几步，險些摔倒。徐炳学站穩了，又走过来。“嘿嘿”山田眯起綠豆似的眼睛笑了。

“你能行？把那水龙头擰开。”水龙头大概是用鉗子擰过。徐炳学走过去擰了很久也擰不动。他拿起一塊石头敲也敲不开。徐炳学心里又急又气，他虽然年齡小，也懂得这是受日本人的捉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得活下去呀！

这时旁边圍了一大堆人。車站上的朝鮮職員、日本女人都出来了，嘻笑地看着徐炳学。

徐炳学急了，用牙去咬水龙头。日本女人笑得更厉害了，有的还向山田挤眉弄眼的。“嗤”一声，水龙头撑开了。水喷出来，喷得看热闹的人满身满脸，嘻笑声住了，象



被水澆滅了一樣。“哈哈……”山田一個人笑彎了腰。

被水澆濕的人都沒趣地走開。山田覺得捉弄的還不夠，又指着一塊足有七、八十斤重的石頭說：“搬起來，合格的有。”

徐炳學牙很痛，氣得滿臉通紅。他瞪了山田一眼，還是走過去搬石頭。驚得滿頭汗，算是搬起來了。

“一、二、三、四……”山田跑過去撫着屁股數着數。徐炳學腿一打顫，石頭從手上掉下去，砸在右腳上，徐炳學“唉呀”一聲坐在地下。血從破膠鞋縫里流出來，徐炳學把鞋脫掉，兩只眼睛仇恨地盯著山田。

“好，派你到構內（注）干活。”山田这回好象滿足啦，說完就搖頭擺尾走了。

第二天，天還沒亮，徐炳學就一癩一癩上班啦。

山田叫他擦火車頭，一天干十二個鐘頭，一個月掙八塊錢，吃不夠吃，穿不夠穿。媽媽和妹妹、弟弟還是和過去一樣，過着挨餓受凍的日子。

紅軍來了

“日本話不用學，再過幾天用不着……”鎮上和鄉下

注：火車站作業現場

的很多小孩都偷偷地唱着这支新儿歌。

話真灵驗，近些日子街上住的日本人，家家户户都慌慌张张。当官的还背着大包小包的東西搬家。徐炳学的媽媽觉得事情有点反常：大概日本鬼子要完蛋了，世道要变吧！徐媽媽看到铁路局的日本人，將很多朝鮮工人用火車裝走了，好几天也沒回来，心里就更結个疙瘩。

徐炳学在机务段干了三年。这几天，忽然叫他到車头上当“大燒”(司爐)。

这天，該徐炳学值夜班。落了太陽，他披件衣服要上班去，被媽媽叫住了：

“炳学，不要去上班了，在家歇一天吧！”

徐炳学順从地走回来，他知道媽媽担心什么。等媽媽出去作活以后，徐炳学又悄悄地跑到段上去。他也担心日本人弄鬼，可是怕因为不上班給开除了沒飯吃。

車站上和往常大不一样，一片混乱。机务段的、列車段的、清扫員把站台挤得满满的，排成队被日本人轟上“悶罐”車。

徐炳学小心地爬上了機車，一看，車上多了一个日本人，留着一小撮仁丹胡，眼睛象賊似地盯上人就不放。

一会儿，站台上的人都被塞进車廂里，“嘩啷”一声

大鐵門關上了，外面還加了個鎖。又掛上了一輛架着機關槍的平板車。

徐炳學看這情形，知道事情不好，趁火車頭上煤的機會，下火車跑回家去。他一進門見媽媽正滿臉淚水呆坐着。

沒過三天，蘇聯紅軍開進了圖們。日本人侵略東北、控制朝鮮的重鎮——圖們解放了。

蘇聯紅軍解放了圖們以後，恢復鐵路交通成了重要的任務。可是原有的鐵路工人一個也找不到。

徐炳學以前就聽說過，紅軍對窮人好。这回紅軍又把他最恨的日本人趕跑了，所以聽說鐵路上缺人的時候，就實心實意地提着飯盒子上班去了。

到段上，徐炳學受到蘇聯同志的熱烈歡迎。這個遞烟，那個伸大姆指，雖然互相問說話聽不懂，可是那個勁兒就象分別多年的兄弟見面一樣。

干活了，過來一個黑眼睛黑頭髮的上尉。他用朝鮮話對徐炳學說：“你是老鐵路工人，到車頭上干活吧！”

車頭上還沒生火，要幾天以後車才能開。車上的司機是個蘇軍少尉，老兵依達諾夫當副司機。兩個人正在檢查、上油。徐炳學上衣一脫就干開了。到晌午，將車擦了個溜光靚亮。



吃午飯的時候，上尉給徐炳學送來一大塊面包。徐炳學接過來咬了兩口就揣到懷里，又吃起搽了豆餅的高粱飯。

“吃不慣嗎？”上尉問。

“不，我吃這個很好。面包留給媽媽和弟弟。”

少尉和依達諾夫听不懂，問上尉，上尉把徐炳學說

的話告訴他們。他們听了以后，手里拿的面包都不吃了，送过来給徐炳学。徐炳学怔住了，苏联同志亲热地把面包塞在他手里。

晚上徐炳学刚进家门，徐妈妈就笑着问：

“是你求他們送来的嗎？”

“送什么？媽，你看，面包。”徐炳学说着从怀里掏出面包。

“炳学，你看，苏联紅軍送来这么些米、餅干，还有一大筐土豆。来的那位苏联軍官还会說咱們話呢！”

“……”

徐炳学什么也沒說出来，熱泪流出眼眶。他心想：“世界上除了日本坏蛋、汉奸、鮮奸外，还有这样的好人！”

从那之后，徐炳学更努力地干工作了，只要他在車上，無論什么地方都收拾得妥妥当当。有一次开一列車重要物資到平壤去，为了赶時間，他三天三夜沒睡覺。完成任务回来，苏軍司令官接見了徐炳学，見面时拍着他肩膀說：“好同志！”上尉告訴司令官：徐炳学是第一个支援紅軍的人。司令官緊緊地握着徐炳学的手說：

“好朋友，好同志，將來你一定是中国的紅軍。”

徐炳学也緊緊地握着司令官的手，說：

“一定！一定！”

不久，徐炳学就当上了副司机。苏军回国的时候，他开着火车一直把苏联红军送到国境线上。

第一顆軍功章

民主联军（解放军前身）开到圖們以后，徐炳学就参加了铁道运输部队。为保卫胜利果实，他英勇地战斗了四年。

1950年11月，徐炳学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去打美国鬼子。

在一个大战役的前夕，朝鲜人民军某师团长把徐炳学找去。

“你以前当过司机吗？”师团长问。

“是副司机。”

“能开车吗？”

“可以。”

“别人说从这里到XX得九小时，你看得多少时间？”

“按规定是得九小时。”

“七小时后部队就要投入战斗，七小时能行吗？”师团长注视着徐炳学，亲切地问。

“我看可以！”

“有把握？”

“試試看吧。”

“有沒有把握？”師團長又追問一句。

“路不破壞，有把握！”徐炳學堅決地回答。

徐炳學背着背包，提著輕機槍爬上車頭。一看車上的煤，就有點擔心。前面盡是坡道，燒這樣煤爬坡道可真不容易。不過他沒吱聲，心裡想著辦法。

火車開出去了。車一離站，就象脫韁野馬一樣，箭似地往前沖去。

徐炳學告訴司爐：

“煤不好，要勤添。薄添、添勻。”

火車爬坡之前，徐炳學就自己燒一會兒。下坡時候，他不但不減速度，反而加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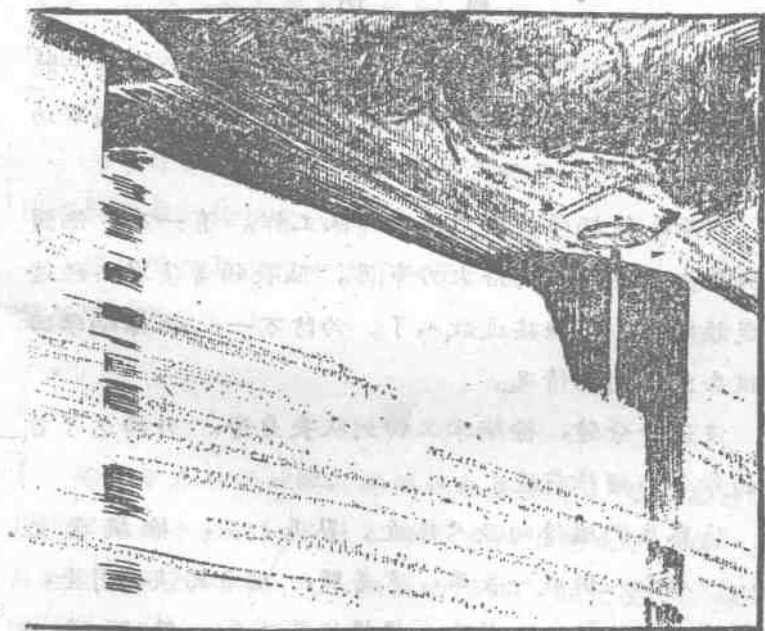
他把著操縱杆，頭伸出窗外，外面漆黑，只有兩條鐵軌閃著亮



光。車轟响着向前飞驰，車站一个一个閃過去。

車在下坡的時候，由於跑的太快，車底下發出“隆隆”的怪叫。副司機、司機還有一個幫忙的司機都替列車擔心。

徐炳學心里也不安穩，他把着操縱杆的手直出冷汗。不过他懂得，战斗需要这样，胜利需要这样做。胜利需要他七小时到，他就不能超过七小时。徐炳學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开得快，更快。



六小时零二十五分到达了目的地，七小时的时候，大炮已经对美国鬼子开火了。

他离开列车要去找自己部队的时候，一辆吉普车把他接到了师团指挥所。

“你这个副司机，试的可真不错呀！”

师团长高兴地和他握手。并在徐炳学的胸前带上了第一颗军功章。

負 傷

徐炳学回到部队之后，当了班长。和班里的同志一起用轻机枪打下一架美国宣传飞机，又获得了第二颗军功章。

以后，徐炳学被调到侦察部队工作。有一次，他随着队长去侦察敌人前沿火力布置。队长领着侦察兵爬过两道铁丝网，已经接近敌人了。为防万一，派徐炳学回去报告已得到的情况。

没过十分钟，徐炳学又回到队长身旁。并转达了首长的命令：继续前进。

侦察兵们继续向敌人接近。队长打头，徐炳学第二……八个人排成一长串，弯着腰，借着黯淡的月光，选择不出声响的地方落脚，慢慢地前进着。转过一个山

崗之后，發現了敌人的炮兵陣地。偵察兵們迅速地記數字，記方位。可惜一个石礮子割断了視線，看不到全陣地。隊長和徐炳学又往前移动。

發現了更多的榴彈炮，……小風吹得樹葉沙沙响，一条微細的銀絲在徐炳学眼前閃动一下，仔細一看是地雷的絆索。絆索正在隊長脚下。隊長的左脚已經抬起来了，要再向前爬去。徐炳学想制止隊長已經来不及了。后面是一条土溝，徐炳学还来得及滾到土溝里，但是他沒有，他猛地跳起来向隊長撲过去，隊長被他压在身子下面。

“轟”地雷响了。接着我們的、敌人的炮都吼叫起来。为了保衛祖国，为了朝鮮人民的自由、幸福，为了同志的生命，徐炳学流了血、負了伤。

徐炳学在軍医院中治了一年，伤口治好了。只是右臂落了殘廢。

家

徐炳学养伤的时候，徐媽媽也在病中。虽然經過治疗，但因为年紀大，身体不好，再加上想兒子，病一天天加重。突然又听到兒子牺牲的誤傳，就死去了。妹妹埋葬媽媽后，搬到未婚夫家去。弟弟被一个亲戚領去，